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二十七終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二十八

禮紀

藝文志

紀載類 學校

莆田縣重修儒學記　吳源

天生蒸民必待聖人治而教之有聖人在上則舉一世皆蒙其澤而民之生無窮君師之責至重豈能皆遂所托哉故賦吾夫子以出類拔萃之資而豐其德嗇其位俾討論政教之本未維持經理天下之具著之經籍以幸萬世後之君臣得其所據依持循以建功立業措天下於隆平之盛而莫知其所由致者此所以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而時君世主推尊孔氏褒大崇

奉通天下郡縣廟祀之蓋亦揆厥所自以致其景仰之萬一而
非以此為夫子榮也莆田縣舊隸泉州其時已有夫子廟唐張
九齡書其扁至宋初興化為郡而縣屬焉咸平慶歷之間大興
文治郡侈其廟學而縣亦建論堂肄館於廟之左闢為顯道式
穀二齋置學師弟子員令佐相承罔敢廢墜後稍陵夷至於近
年干戈相尋而縣之學遂為瓦鑠矣風雨飄搖惟禮殿獨存猶
懼不能支　大明洪武元年夏五月知縣事任侯寔來始至謁
廟慨然嘆曰夫子立法垂訓以軌範萬世廟貌尊嚴而上漏旁
穿凜焉將壓奈何吾忝為令於此而可使夫子廟無蓋障師生
絃誦無所乎亟謀修之未幾而縣丞趙侯典史蔣君繼至議遂
以協乃起前樵川文學林君履綜學事而以義倡方廣浮屠無

永俾川樂以其徒相斯役遂於元年冬十二月始工越明年春
而正殿門廡徹故就新完然突兀正配十哲七十二賢塑繪如
法棟宇渠渠章服煌煌丹雘鮮明文采昞曜二月丁卯行釋奠
禮籩豆靜嘉粢盛潔豐奠俎進爵皆中禮度於赫有臨錫是多
福於戲堯舜之功一時賴之夫子之道萬世仰焉順之則治咈
之則亂斷斷乎不可易者廟貌之崇有隆無替侯首惓惓於是
其知本哉侯持身如玉雪一介不以取人承久亂之後招懷流
亡裁抑浮華平賦均徭經田釐壤凡所當務孜孜為之而崇儒
重道聿新廟學又其第一義是以林君屬同郡吳源記重修之
本末且將重建明倫堂廣師生之居以俟特書不一書也侯名
益陳州頓邱趙侯名宗源萊州招遠人蔣君名德輝錢塘人林

君莆田人累任教職克有樹立賢而有文為侯所敬云洪武二年四月望日立

修莆田儒學記

林俊

善性也其有所未善習而移者也相觀而善其惟學乎教之所由興也風俗之所由以成也為政者其不加之意乎莆邑舊有學附于郡學之東齋曰顯道曰式穀元至順間從建郡治之南右為論堂左為文廟又左為廨舍南為泮池因師薛公池之舊也入國朝知縣任益王文焯修之益望正配十哲像新從祀神主文焯增進修堂會饌堂靈星門詠歸亭學舍射圃知府張瀾同知吳亮知縣劉玭陳統王常縣丞葉叔文主簿唐禮又修之瀾玭廣廨舍常廣齋居玭復易齋名曰進德曰修業嗣是弗葺久且圮程君鳳儀教諭是學力白于當道許之成化丙午知府丁侯鏞始募義于士民得盡撤禮殿兩廡戟門而新之拓學路而廣之明年儒林坊暨外門仆同知朱侯海建之弘治壬子知府王侯弼來視學深惟舊制弗稱乃偕通判周侯纓推官翁侯理度材計庸考極相方以呂景濬董其役直池為石橋環以石欄建樂周亭于池東徙詠歸亭于池西靈星門于池南又南拓地為垣橫中為路亭兩傍為齋垩黝鮮麗位序顯嚴軒朗深邃學於是改觀矣既訖工知縣李侯福縣丞何侯澄主簿劉侯玘訓導吳君興貴請記其成嗚呼王侯可謂得為政之要矣學校風俗之本人材之所關公因政以新學改蓋將因學以作人人之性原於天而備於我仁居也義途也禮者扃鐍也其初蓋

無不善也惟其稟之弗齊而私之為害故有利而居者焉岐而
途者焉杜塞而扃牖者焉涂人始自異聖人矣為政者羣之以
學校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以廣其聰明端其志
慮而致謹於庸言庸行之間以復其本然之性善相摩也過相
糾也業相師也道相下也夫然後以教則興以俗則成以為天
下國家用則無處而不當人不將尤指之為是學改觀乎斯新
學之意吾儕之所深念也若曰一第之營為貴顯利祿之階則
非所望

重修莆田縣儒學記　周瑛

莆置縣自陳始置學自唐始唐學建置歲月不可攷而前志謂
夫子廟額唐張九齡書故知自唐始入宋始建郡郡學建置修
造歲月姓氏歷歷有記可攷而縣學無專記國初吳四輔源及
近時林都憲俊皆有學記然皆修文廟而以學附見非專記也
今考其大較宋紹興二十年教授徐士龍改造軍學而附縣學
於文廟之東偏歲久傾敝元至順二年辛酉乃遷建于薛公池
上今學是也　國朝洪武初知縣任益王文焯相繼修學益造
明倫堂及大成殿文焯創造後堂曰進修及新會饌堂建靈星
門與夫米廩此其最著者也夫縣學始于唐重造于宋遷于元
修于
國初亦多歷年所矣凡物久則敝敝則更更而復始恒有待夫人
焉前守王公弼修文廟已議修文縣學未就而卒今守南陵陳
公效繼來而一時貳守南海談公經通守順德曾公師孔節推

金陵羅公鳳亦相繼以來是數公者皆出身科第留心學校無
異同者時饒平陳君憲寔掌教事蒼梧汪君泰分掌教事乃以
修復縣學為請陳侯慨然曰吾責也適歙縣吳侯遠以進士知
縣事乃籍官帑所有上之府得本府縣共經畫銀二百二十兩
前推官詹公瓘經畫銀七十兩邑有義士曾崇賢者嘗捐銀五
百兩置租二百五十石以供郡縣學費至是稽其租入得銀四
十二兩陳侯擇監護屬功可者謂莫若曾崇賢乃委崇賢弘治
辛酉建明倫堂五間大門三間東西廊各三間堂下築月臺臺
下築甬道壬戌又作後堂五間穿堂一間及即諸生林禎黃文
舉所復財圃地作號房以宿學者共二十有二間宋有顯道式
穀二齋後人易以進德修業建于講堂之後前教諭程君鳳儀
若其隘昧乃別建屋于薛公池東西東為進德齋西為修業齋
移洪武中知縣王文焯所建詠歸亭於修業齋之前復建亭於
進德齋前扁曰樂周以擬夫詠歸焉者戊午歲雨不止池水泛
溢亭傾齋圮至是繕治復舊觀焉學成衆謂不可以無記二文
學乃來徵記於瑛瑛謂
國家興學校作養人材以孔子為法孔子述典憲垂教萬世以人
倫為大人倫匪他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目也孝慈仁敬
摯別友恭信義其道也易詩書春秋禮樂皆其具也具在是矣
必相與講習辨論其道乃明道在是矣必相與體驗踐履乃有
諸己此人倫所由盡治化所由盡成也若徵虛文以售于有司
媒利祿以詫于鄉里此非孔子垂憲之法亦非
國家作人之

盛典也瑛於縣學方疑所自始今日修復而大之者知自陳侯始改敝軸更教夫人者請自陳汪二先生始

興化路修滁江書院記

元吳濤

書院之有禮殿宋淳祐乙巳慥堂鄭公始建也書院為教養孔冑而設則大宗祭酒之殿謂宜崇時嚴翼可也而一時綿蕞非惟局於東偏歲久且將廢至元辛巳始得學鄰龔氏地勢隆起而氣爽塏僉謂祿薦俎幣信其所也議撤而新之而學租漁於强有力歲入祭祀供具弗支餘何有焉來者縮手相語大德丁未秋上饒徐君汝楫寔來長書院事大懼尸曠矢心曰此吾世父東岡使君之所扶植其何敢不力儀圖經畫者歲又半會廉訪僉事崔公傑一再行部廉使孫公澤表章孔氏意氣相激昂

維時郡侯呂公君政捐俸為倡賢士大夫與諸生翕從樂助徐君挾英偉之才以行其志取巨植於福唐磚石瓦甓市諸遠弗憚也築殿址崇陸尺有強簷楹棟楠堦戺等第舉如法計用至元鈔九百貫有畸役工匠夫以千計經始於至大己酉春落成於九月秋奉先聖先師行釋菜禮籩豆有楚黍醴惟馨賓老儼然生徒序列遠近觀者諧喑詫羨以為吾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新如是以昔視今真若晦冥而光霽且昔者以為難而今為之若易然由其易遡其難徐君之勞豈易易哉相與詣余曰子嘗教南閩欲有以紀識不得辭乃諗於衆曰徐君為此艱難矣將以是為觀美之具而已乎抑將以是為矜世取譽之地而已乎宮牆峻峙氣象文明將於是觀止而已乎曰未也夫子

之道如日麗天雖光明無所不照而疆次各有所舍此特次舍之一爾涵水洙泗之一源也書堂閭里之一室也衿佩詵詵曲阜之同胞也凡游息於此者收斂身心鞭辟近裏非徒驚驚於口耳之學聲利之場蓋思性命道德禮義廉恥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劬劬以勉之孜孜以行之則日瞻像貌如嚴師在前一念之非一行之玷非吾徒矣而況於孔氏之子孫者乎必如是而後可以答清廟朝崇儒之恩不負吾夫子罔極之德他日有用之學為名公卿胥此焉出其為涵水出色也必矣是後也前漳州路教郭廷煒底績居多則孝子之聞孫也徐君前二卿棋埜先生諸孫名家也視其趨向可知其人若其復汝陽之田厥功尤茂此不書

僊遊縣學文宣王廟記

宋段全

天生民天無言不能自教之復生聖人使行天之教聖人不常出故其始堯舜焉其終孔子焉天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孔子六經存焉君臣以位父子以立兄弟以序夫婦以正斯須棄之諸夏夷矣夫如是微堯舜則天之道不達於人微孔子則堯舜之德不傳於後且慮其桀紂一貫矣今善惡相遠生民以為祖始者孔子有大造於堯舜也況治國治家治身者乎全昔游京師見太學於武成王廟並立始知聖朝尚襲唐制且文籍而降稱聖人者必曰堯舜稱孔子者必曰過不之未聞有以太公比堯舜者況有云過之者乎既然又豈可等王爵列廟貌同祀禮歟當時有李紓者頗嘗論列惜其言不及此不能排橫議

於前示定制於後遂使孔子于今與周室一功臣齊列儒官文
臣誰將刀言而改更之以獨尊孔子於世者歟閩走上都七千
里三代時吾教為最盛然而不及於閩書所謂朔南暨聲教豈
妄耶兩漢雜霸治用不遠被閩人又無聞下至李唐稍稍有讀
詩書作文章宦遊中國者聖宋以文化天下歲詔州縣貢秀民
倍於昔而閩人十計三四有以見吾宋之德邁三代逾兩漢越
李唐遠矣全作尉是縣始至謁先聖廟於縣治之西則餘基而
已聖人像設復何覩哉即欲新之遠聞先人之喪故稽其事越
三年辛丑秋九月告胥之什長暨梓人曰廟亡矣且不當其所
遠縣治東南有民隙田爾為我易以舊基而徙置焉前為殿以
塑像先聖迨四科之門人後為堂左右為廊以繪畫林放至秦
冉洎冕服等圖楹欲廣棟欲隆我為宋朽之事爾用大壯之法
於是吏受命匠受指率士以義士悅其施使民以時民樂其力
一唱而衆材備再鼓而百功畢外視中檢率如始意會著作佐
郎梁象魯人也為莆田宰傳七十子於兖廟衣冠容質離力仰
俯不類於常全雅藏張鎰濠梁三禮圖校於舊本尤為精備至
是悉得其用彼四方郡國是廟規制及之者幾希矣厥初經營
出土廟周中以隆其址外以崇其垣因成巨溝而繚廟焉乃為
前門入其闈則橋梁直亘欄楯傍植作游聖亭以覆之北溝之
北綽有餘地復作移風廳挾以密雪室分而為沐浴寢處庖羞
之所諸生之什器罔不備用又作日新中鵠二亭以鎮挾室之
東西曰中鵠者增其南垣設射堋以當之亦示乎武者文之威

也先是全作皇華館語具其記館之池適漸廳之背階飛甍上
屬流泉下通漣漪清泚舟棹魚躍生徒就列而森爽絃誦翔聲
而清越有作而事成無言而俗化我無讓焉後為縣者謹奉斯
教謹潔斯廟則良吏矣其年閏在冬季十有五日壬午肇工越
壬寅春三月九日乙巳全率縣令羊志寧主簿陸克從備三獻
以告廟成志寧歷官三十年無毫髮之過所至人民目之曰善
人克從亦然是日大合樂於移風廳肆民觀之而後刻斯文於
廟碑咸平五年四月朝請大夫試大理寺評事行縣令羊志寧
建淳熙十年五月承事郎知縣主管勸農公事陳接重立
并書

僊遊縣儒學重興廟學記

黃常

仙邑庠司訓黃韙聲叔氏走書謂予曰邑之廟學其建尚矣始
創于縣西咸平五年遷于縣南前為殿祀先聖左右為兩廡祀
先賢殿之後為明倫堂堂之東西廳曰日新時習乃師儒講道
之所又其傍分為十齋東曰仁義禮智信西曰溫良溫恭儉讓
乃諸生肄業之所堂之後有閣曰文昌今改為後堂其殿宇學
舍規模壯觀實占茲邑山水之勝然歷歲滋久風雨之所震淩
煙嵐之所侵襲雖修葺屢有其人然不過補其漏而已以故昔
之壯麗而炳煥者今或傾圮而剝落矣昔之巍峩而完美者今
或朽腐而隕墜矣絃誦奠祭殆失其所宣德癸丑四明王公彝
友倫以帥閫幕賓來宰茲邑下車之初覩茲夷弊深為已責遂
慨然有作興之志於是謀諸耆老之可以任事者林允中林屬
宜余惟遠陳德昇傳琮等經營圖度求財木計工費募資勸力

不踰月而財力具備凡殿宇堂舍材木之腐撓者悉皆命工撤
而去之於是先構大成殿而新聖容次葺兩廡而秩賢位學堂
有嚴齋舍咸秩黝堊丹漆侈然輝映於其間至於儀門泮橋祠
庫庖庾之有垂圯者悉皆繕而治之甫及三月而功告成巍峩
參翼奐然一新規模體制視昔有加是其事雖不作而工則倍
於作矣迹雖仍舊而工則倍於舊矣邑之人士莫不懽忻鼓舞
而慶其落成之有自也謨猷分教茲邑覩茲盛事不容以哩遂
率諸生捐俸立石鐫文以傳諸悠久然而石上之文未有作者
執事幸榮歸故里敢以為請予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國有學皆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為治者必建學以崇
教化任勸勉之職者不可不以是為己責也矧夫子之道堯舜
禹湯文武之所以善天下夫子則以之而善萬世也其理具於
人心著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教著於六經講
之於廟朝邦國庠序鄉黨家庭之間是則學之所在道之所在
道之所在教之所在顧在人行之如何耳今吾聞大尹王公莅
政以來乃能薄於奉己而厚於恤人首拳拳以興學校為務其
亦知所本歟況僊邑邇年以來人民凋瘵然而故家遺俗流風
善政猶有存者向使邑之人士能以王公興學校之心為心殆
見家詩書而成人禮樂又何患俗之不厚治之不復耶昔魯人
頌僖公能修頖宮曰濟濟多士以廣德心則化民成俗之事是
雖有賴於大尹王公之作興然亦有望於僊邑之諸賢云予言
蕪陋不足以紀盛事第以司訓聲叔之請姑述其槩庶後之君

子有所取焉是為記宣德十年四月朔吉興化府僊遊縣訓導莆田東里黃馥等立

僊遊縣學田記　謝天民

縣有學例創於崇寧間惟僊遊士風近古首創于國初再基於咸平壬寅倡于慶歷戊子增大於元祐甲戌前後相望衣冠文物之富甲於他邑蓋有自來矣宣和末例罷養士波流覯望北之便坐為丞廳所侵南之津水爲兩隣所侵堂廡至為造軍器所接便除析亦為兩隣所侵旁舍豢鷄豚繫馬牛暴穀麥者皆往焉蕪穢不治遇春秋釋奠席幕為廬令佐傴僂其下或上雨旁風幾拜跪塗泥中士人鮮至多以胥吏代執事不中儀式聞者太息紹興已未歲邑有耆舊待次里閈率士人出家資貲以鼎新之未及成而余適到官甫三日嵗謁顧瞻咨嗟以謂此亦當官者之恥曩之侵地悉追正之高垣墻以絶吞併之患濬泮水甃石為堤植佳木于岸又手植巖桂于殿階之四維面勢軒豁坐揖前山之爽氣柰工用不貲官錢不可貸民錢不欲掠收拾笞之供縣宇私用者得錢二百萬以助成之時高享之器日用之具備纖細備周念松楹土壁不閱歲應有朽頹宜以時葺偶官田舍出賣又得錢五十四萬有奇得田五十三畝半非敢為本錢廩米姑歛子利留為補治計余以紹興庚申仲春視事歷晦朔者凡四十有二迫簡書之畏不敢亟成銖銖而積逮厥終更故營造亦如之然地祖鮮薄謹出入以備興脩正有賴於後人常恠近世釋老之宮遍於天下士大夫皆傾槖囊以求果報在處金碧熒煌至游息之宮摧陋過門無復肯屑意者邑之

士人獨能留心可謂知所取捨余因人成事固不足道斯文俾後人有考則雖耆老不可不名陳其姓也可大其名也齊賢其守也公得守肇慶觀此則其為人可知余姑紀區區置田之意勒諸碑陰以告來者其他皆得而略云紹興十三年癸亥六月朔日立

許通判巽建興院學記田記畧云趙侯來守吾郡政平訟理善最徹于天聽諦審厥繇知本者也始自下車修明學政親與諸生課其肄業教子弟殖田疇之歌采芹采藻之頌同然一律也迺復興念邑序思所以補助之有建興廢寺荼為荆榛官拘收其田餘二十年矣侵欺於此隣乾沒於吏胥寧舉而畀之學官賦纔足悉以養士侯之德宏矣侯名彥勵字懋訓在公族為信厚公子居官為循良吏立朝必為名臣云若夫田之步畝產賦之額數歲入之斗斛宜列之左方陳待郎讜建福院學田記略云永嘉韓侯漪以國學名士俛首薄領兼主學事尤切加意屬本郡以不濟院田委以督租因慨然曰民生之艱至矣今復為廢院之祖迫趣如是首白郡將蠲三邑舊逋以紓細民先是官中以佃穀折高價令民償納民力不能給往往逃徙次白損其直得減十之一時朝論有鬻廢田之說侯聞之謂鬻之以輸官孰若輟以養士謀之既審乃入城白事因言本縣建福院既久廢其院之田為穀百四十又四石歲僅得緡錢二百一十五有奇其於郡計毫末若撥以助本縣之學廩則供贍無闕士受大惠守從其請遂置籍于學命學職掌之自是士不乏供得以卒業他時有能為國器為時用侯之力也

縣學尊經閣記

僊邑士友兩蘇君國台攀龍黃君堯俞林君天驥群以書來諗曰邑庠之有六經閣尚矣歲久屋圮書籍散失向南溪黃侯登僅能改創尊道堂而斯閣竟付之墮甑不顧來游者病焉去之二紀歲在甲寅趙貳令汝椎攝邑事儆邑治之西樓而為是役經然經營草草莫宜其地功不果就今昭武趙侯適至既謁先聖顧瞻大息曰化民成俗必由乎學垂世立教莫尚於經是役也長民者事也惡可以已然費浩邑窘安所從給於是裁職員會學廩異時之乾沒於官若吏者專委廉謹之士尸之朞年得贏背餘五十萬則曰吾今可以議是役矣廼則地度工改作于尊道堂之東偏命某等董其役未閱月而告成列楹有覺重簷斯

卓得慶

飛周阿峻嚴延宇宏敞將以嚴六經之藏而以諸子百家之書附焉其下為堂扁曰文會俾某等與邑之俊秀日誦道討古其中以相磨礲浸灌又以祭器多戾古制則諏經證典捐金十萬易而新之秋丁釋奠行禮慶成諸生充然咸若有得且矜奮曰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侯之賜侈矣泯焉無述曷可子郡人也且知侯為深請志之余辭不獲則復之曰聖經猶日月也豈待斯閣而後尊哉侯之復閣也豈但侈縹囊緗帙之富飾牙籤玉軸之儲魚魚雅雅以是為尊經哉夫經非空言之謂也尊非徒敬之謂也故善尊經者必知所以尊經不知所以尊經非善尊經者也彼明經而利青紫榮車馬者固陋矣其有業春秋者而曲學阿世習論語者而以附王傾漢學周官者而以聚

歛胎中天之禍他如傳會神道設教之說飲食寔樂之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之說以文姦罔上而偷取富貴者皆經之賊也其於尊也何有諸君於文會之傾相與切嗟究之亦有警於斯乎毋亦不以空言視經也不以徒敬為尊也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所聞而行所知也如有用我執經以往將有得其一二句終身受用不盡而為名輔弼者有平生力學所得不過三字以為累朝獻者夫如是其為尊經庶矣乎國台等聞之幡然曰某等角讀書知尊經矣而未知所以尊經乃今曠然若發矇侯聞之作而曰是某志也盍刻之屋漏以詔不朽侯名與泌秀于公族宛若常素持身居官內外斬斬蓋學有本領者故於為政知所先後如此國台等皆邑善士故能體侯志而翼成此事

云寶佑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立

僊遊縣重修儒學記

彭韶

語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是道也由學而致則進修之所欲其靜專云耳蓋不如是則惑於他岐而業不精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所望才成道立豈不戛戛乎其難哉是以自古都邑皆有學而學必有業所謂務致於道是也道有致否斯才有盛衰人乎而已地也何尤

國家法古建學設師弟子負待之本意甚厚而士者置身清高規以效用報上之初心亦甚切柰世降習殊群居終日其於修己治人之道口且諱談況於身致之哉本領既枯枝葉不暢科目間有望實沉沉地同學同而人才判然古今異盍各觀於己乎

僊遊縣儒學創於宋世所得人才于時爲盛入元暨今皆不能
及或疑地氣不完復堤環帶通兩湖徒紛紛然爲改觀以惑人志
曾無毫髮之益誠爲學以致道其機不係於是也弘治癸丑季
夏大風學之明倫堂壞知縣陳文申于上司欲脩葺之已而巡
按御史陸完按察副司韓紹宗布政叅議熊祿行部至僊視學
壞壞甚議以舊貲難仍理宜改作乃令知府王衡計度財用王
公留意作興適與事會遂量發官帑白金而擇委知事何滔董
之適陳文罷歸何侯又署縣事爰相舊基前聖殿而後饌堂
逼狹湫隘且齋廊門屋傾欹低壓或因或革或移或撤出自新
見衆皆以爲善遂貨材於海舶市瓦於坊窯工匠之屬公有直
私有犒帑金不足量行罰贖以補其費而斂不及民役夫一出

和雇間有遊手惰民懲借其力而征不及衆侯於公暇輟造功
所加程督焉而縣典史徐齡署學訓導陳璉胥之左右之於是
移饌堂於學宮之東而退明倫堂正中稍後高視舊又餘深廣
倍之前有序立之臺後有退省之所左右爲齋三間而翼以兩
廊禮門高敞義路平直射圃游藝亦與惟新經始於是年十二
月明年七月落成堂堂氣象稱于巨邑遊學於斯咸有喜色庠
生茅鎧陳儼等嘉侯美績具始末求爲記竊惟修學乃有司當
爲之事何侯爲之半載而成未嘗自以爲勞然其意則望士子
多取科目第爲修學之功實拳拳焉非以風水一新氣運相值
也正願學者精專致道優學入仕耳道在修己推以治人科舉之
文端緒乃見人能敷篤其本秀發於末是謂大器若偶得於末

而無其本君子不貴也今諸士子之居於是要必信之篤行之
果一意講誦勿事游戲毋以清談廢日毋以便利存心務於斯
道致其極焉道極致於已由是作為文章自然精彩而得雋易矣豈
有人才之不美而先輩之難及哉斯則部使者作興之心與賢
有同期待之功幸慎無負侯臨江人宋殿魁昌言之後予同年
太理寺丞叟之從弟為政廉勤有聲署事於僊又以餘力起廢
東渡橋云

僊遊縣文廟祭器記

周頌言祭祀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孔子仕魯先簿正
祭器孟子云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古人重祀禮嚴祭器也
如是僊遊文廟祭器縣令四明王公彝重修學宮時所造也邁

豆以竹凡案以木皆飾以硃銅登之屬以甕唯簠簋爵盞則錫
焉正統末沙尤寇發侵境器之錫者歸于寇而竹木諸器亦散
逸無留自後臨祭則旋假民家食用之器以代之穢陋殘缺輕
褻不可勝言繼而令者傳舍官守略不加意間有建白徒與奸
為市而已成化壬寅秋八月某日上丁又如之縣令太平彭君
昭新政之初紀與邑教周君高往白之彭忻然領受時方修造
卧龍橋積有竹木凡凡案籩豆之屬竹木所為者命工就彼製
之成則歸於學宮飾以硃紅其僦膳之供則彭之區畫不征於
民也簠簋之屬前以錫者今則範銅為之紀與諸士子洎範工
私議每器估值幾何邑之人好禮者幾何家乃先出貲本市銅
範之量器直而鏤好禮者姓名於上蓋因其力與其意所樂為

差也器成分示其家因鏤受直以償貲本鉶登之屬應瓷為者則德化治人所領也既成每器皆以僊遊縣學文廟祭器八字為誌且籍而記之庫而藏之以付諸典守之人孔子曰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然典守之過非專於毀逸也因事而攘竊者亦多矣其所攘竊又非專庖狄之賤者也嗚呼悲哉昔者子入太廟每事問使吾邑大夫其能體夫子入廟之敬以時而修葺之吾庠師生又能體大夫之敬以時省視之則凡奔走廟庭之下者莫不有孚顒若何有如前之所慮也耶器數已詳著于前

南湖記 南湖即學宮環帶水 鄭紀

邑治在蜚山之南其南為學宮蜚山西原有水混然出里許匯為大澤以在邑治之西名曰西湖餘流波南流繞學宮之南東注迎僊館瀠洄如之以在邑治之東名曰東湖學宮之南西湖東注之所經者其環如帶俗呼為環帶水西湖多植芙蕖有宋盛時衣冠故老休致林下者每夏月芙蕖正花買舟載酒游泛其中舟楫往來歌聲倡和西湖清風香氣交接亦僊溪一大奇觀也自元以來環水決而南注二湖水脉始不相通居民因侵為田而湖徒擁虛名而已

國朝天順間邑庠教諭泰和歐陽潘因考邑志嘆溪山之不若古乃謀父老茅宏贊輩於所決處甃石築土為堤以障餘注西湖之水環流如故蓋取土則地窊隄高則水深舊之如帶者今皆沮洳矣因改今名而請紀記之紀以山川完缺關氣運之否泰人材之盛衰自古有是言也是

學原在邑治之西今城隍廟是也宋咸平間始遷于茲咸平之後忠惠正簡諸名公顯相項背相望勲業名實照耀古今蓋適西湖環帶時也迨元至今衣冠之士寥寥若晨星然是時湖已南注矣山川氣運之力果不可誣也今如帶者續南注者東視咸平已後則又完矣諸士子沐浴聖澤於斯吟風弄月咏而歸於斯者當何如耶然紀聞士君子一身實造化之樞紐天待之以清地待之以寧萬物待之以育世運待之以亨嘉諸士子有得於是則可以挹僊溪之奇觀而謝之曰我造汝者也非造於汝也則咸平以後諸公特宋室之人材而已因書此為南湖記

以待後之君子云

紀載類題名記

興化軍太守題名記　李餘慶

興化軍始建于游洋洞太平興國中移建莆田即今之廨宇也其詳載于舊記皇上仁宗嗣位之六載予祇命于是下車越月視事多閑徧驗圖經博觀風俗因訪累政題名之所則蔑而無所覩焉噫公家之寄所重者專政城民政之難所賴者循吏矧先莅是任者僅二十餘政其間或廉讓以樹聲或公勤而濟美或方嚴而鎮俗或寬厚以庇民苟不書之曷示來者因命立石題名記其先後之次並列于左異日繼至之者附而書之天聖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立

興化軍通判題名記　游曄

莆陽介泉福之間通海道舟車所會民物繁夥事稱之比屋業

儒號衣冠勝處至今公卿相望先是郡幕止一人主奉文書為郡者患在寡助事少所關決部使者以聞請置通守朝廷從之今章公首被茲選下車即判官故廳為治廨初甚湫隘頹弊因斥而新之不閱月而工畢公不費而私不擾於是邦人舉相慶曰公之才豈獨見於經營輪奐間耶施於有政亦如是耳吾將以此而知彼矣此既視事剸裁如流初不凝滯人以厭服於是又相謂曰公之素所蓄積豈獨施於一郡而已哉將見其得志大用推其所為於天下矣吾固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焉廳事落成當有壁記以載居官者姓名使後來者有所考則歲月之久近遷授之淹速與夫人才政迹皆可得而槩見也醳試邑莆田樂聞輿人之頌公適命為之序故並書其本末云崇寧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科名記

唐重進士科貞元以前莆人未有繇是選者七年林端公藻始擢第按唐登科記歐陽詹擢第實貞元八年唐史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非是後十有二年則有許稷凡百餘年然後有陳嶠乾寧元年徐寅陳乘聯翩策名越明年乙卯黃滔中第二月昭宗御武德殿宣陸扆重試滔再中甲科又明年丙辰復御內殿試崔諤以下十二人而得翁承贊天祐三年又得陳光義翁襲明四年得陳淑下逮五季方鎮僭亂不復貢士陳沆乃間關萬里轉詣京師以梁開平二年與鄭希閔同第進士宋興莆始為郡自是人物彬彬輩出郡博士胡份所嘗推考名氏年月始自咸平改元距紹聖之四年鋟木桂籍

堂宣和七年太守廖剛續記之迄今魁天下者三亞魁者六又
有南宮第一人者因繼考唐五代及皇明登科記以舊補記之
缺而疏其事蹟之顯者與夫爵秩之所終其未詳者缺焉

皇明興化府進士題名記

楊景衡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為四海九洲主武功肇定文治肇興爰
自國都以及郡縣咸建學校以造就賢才每三歲一試於鄉
闈拔其尤者而升於禮部謂之貢士禮部又合試之而拔其尤
者進對於大廷謂之進士內而部寺臺諫外而藩臬郡縣胥
此焉出得人之盛蓋彬彬焉皇上嗣承大統繼志述事其所
以尊右文教崇重儒術者恩意尤渥章逢之流涵濡聖德鼓
舞神化莫不爭翔競奮以效用于時書稱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殆不是過也興化為東南文獻之郡自唐侍御史林公藻舉
進士而四門博士歐陽公詹繼之文風斯啓至宋而益盛若忠
惠蔡公襄正獻陳公俊卿文節林公光朝皆以雄材傑德建勲
業於當時流聲光於後世則其尤著者也士生於斯既有所觀
感而興起矣又沾被聖朝菁莪豐芑之澤故自洪武辛亥以
來登進士而服大僚者後先相望迺今永樂丙戌莆邑庠生林
環奉廷對大魁天下凡其鄉之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
為是邦人才可以昌國家之景運而紹先正之芳躅者茲其
為之兆乎郡倅孫旼謀於教授傅顯訓導姜柱龔璠黃儁謂人
材之盛如此不可無題名之碑以示永久乃樹貞石於郡學歷

考郡人之舉進士者列其氏名如右虛其左以俟續書屬予記之予惟進士之有題名尚矣朝廷既勒石於國學而賢守令師儒之勤於政教者又各勒石於郡縣之學其拳拳表著之若是者無非所以重賢才也士得列名於是可不思所以重之之意乎蓋必秉道德用仁義輔安宗社康乂黎元上以答朝廷作養之恩下以紹先正淵源之懿斯其可重而人歆慕之也否則不有指其名而譬議之者乎是則題名之碑固所以重賢才而風厲後學之意亦在其中矣嗚呼可不懼哉

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

黃仲昭

永樂丙戌莆郡學嘗立進士題名之石閩參政瑞安楊公景衡記之然鄉貢及進士參錯並列歷歲既久後來者無所於書今教授廬陵王君鏞謂茲石之立所以表著前人風厲後學不可無繼也乃謀於郡守貳諸公析進士別為一石考其履歷大槩而併刻之仍以樹公之記并其首復樹一石專勒鄉貢士名而屬仲昭為之記仲昭世莆人忝與名茲石亦欲有以告鄉之來者且自警也遂不敢以不文辭敬記之曰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貞元然迄於五代僅十有三人而已宋三百年間舉進士者九百七十餘人預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餘人其間魁天下者五人登宰輔者六人有文武并魁者有魁亞聯擢者其盛極矣然此未足深羨也仲昭獨慕其時元夫鉅人相繼而出為宰輔則相業光明宗社嘉賴為諫官則議論忠讜夷夏知名或侍經筵則盡啟沃之職或司民社則效撫字之勞臨大節則蹈鼎鑊而不

顧決大議則觸權奸而不恤有倡關洛之學而丕變士風者有
紹考亭之緒而深入理奥者雖所遭不同所就亦異而其純正
篤實之學崇偉光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當時稱吾莆之盛
有曰地不大於曹滕俗已幾於鄒魯其謂是歟有元九十餘載
俗淪於夷豪傑之士出乎其間者亦衆矣然終不能如宋時諸
君之盛也我
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汎掃萬方乃更定學校科舉之制作新
人才用臻至理列聖相承益隆繼述百有餘年于茲莆之歌鹿
鳴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孫父子兄弟相繼者有父子叔姪
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
列禁從長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蓋幾於宋矣而凡中
外臣工有以清脩端謹奇偉磊落名天下者往往多莆人也其
復宋時諸君子之盛殆亦權輿於此乎亂是登名茲石者皆當
為莆自重其立 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謂大臣其治民也必求
諸古之所謂循吏世道隆平則崇禮讓勵廉恥表然立天下之
軌範萬一不幸則抗節義殉忠孝毅然樹 國家之楨榦使他
日論人才之美者必先吾莆稱風俗之淳者亦必先吾莆則吾
莆果復宋時之盛而號於天下曰鄒魯又奚愧哉若徒誇科第
之榮侈爵祿之盛而以為儒者之事業止是而已則非仲昭所
望於莆之人亦豈賢守貳師儒所以表著風厲之意哉是為記

莆田縣學進士題名記

高勉

天朝統一寰宇景運弘開廼廣設學校登庸儒雅以筌鏞手治道

黼黻乎　皇猷是以遐僻荒落莫翕然嚮化其雲龍風虎
機隨氣應之盛也何如昔在莆隸於閩尚棄要荒自唐觀察使
常衮入閩進士歐陽詹倡莆縣是名公鉅卿接武而起其文章
政事輝燁乎莆乘茲不贅録方今莆士由科目進者彬彬輩出
不可勝紀以天下視之獨八閩與江右相頡頏自八閩較之則
莆之視他郡為特盛且郡屬邑雖三其所進率多莆士是又邑
敵郡也予來僉憲閩臬屬凵百莆大比歲邑庠生有曰林環者
領鄉薦禮闈奉　廷試狀元賜進士及第魁天下士是又莆之
特出者焉自是蔑爾而去汎乎其來殆若玉藴於石珠萃於淵
奎光燦爛相屬後先殊所未艾其姓氏貫某里登某科第某甲
未有所紀莆邑簿劉獻洎文學賈瑀闔謀乃請予為文勒諸貞
石以永其傳又虛其左以俟方來余惟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則化民成俗大有所冀士習正則民俗媺民俗媺則世德厚
世德厚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矣然為天下者不能使
人人皆從道也故既設教官者而教之又俾師帥者而率之任
風紀者宣風化而激勵之教而率之不以其善激而勵之不有
其道則士曷由而勸是任也詎容以辭故記之一為當世勸一
以昭　聖代右文之盛心歟永樂四年歲次丙戌冬十二月朔日立

皇明莆田縣科貢題名碑記　鄭循初

學校之設作育賢才所以為天下致治之具故建國君民教學
為先自古有天下者未聞舍學校而為治者也肆我
太祖高皇帝奄有區夏之初即詔天下郡縣皆設學校立師儒

擇民之俊秀聚而教之使之誦習孔子所刪述之六經專心致
志以究極脩齊治平之道於是三年一大比而賓興之以備南
宮之選又每縣間歲貢其尤者一人以卒業於太學二者著為
令豪傑之士胥此焉出立法之善蔑以加矣　列聖相承率惟
成憲是遵百三十年雍熙泰和良以此也甫田地瀕閩海人
多嗜學幸際　聖朝崇道右文之時師教有人為士者相與礪
切於學相觀於善賓興之日羣試鄉闈每占魁亞登解名者恒
一二十人其太學之貢必推深於學者以充屢有擢於京闈而
起者暨會試南宮奉　廷對為及第第一人者二人第三人者
一人擢甲科為名進士者恒至五六人乙科之擢其人尤多縣是內
而居臺閣職近侍者相接踵外而總藩臬領郡縣與夫秉教鐸

操文炳者比肩立於四方選拔顯融恩至渥也典教者序次
姓名履歷之詳於講堂之壁以榮之蓋示勸也閱歲滋久日就
剥落教諭程君鳳儀嘆曰科貢之題所以表章前人風厲後進
亦學校之教之助也題名無碑寔為闕典我頼郡侯作興之力
廟學一新矣而是碑詎非我等青邪廼與司訓吳君興貴謀易
壁間之題為碑上之刻樹之廟門用垂久遠碑成屬循初記之
夫學校以經術作士而取之以科貢匪直榮其名也將求其實
以致天下之治士之窮經術以為學而繇科貢以出亦匪直為
利祿計也將以所學措諸事為以資其治於天下碑之所在諸
士子出入之處朝夕觀仰自然感發而興起矣其所表前而厲
後者其意不既至乎噫名録於碑章章有攷群目不可塗也實

與名稱人皆歆豔庶不負所作育寔為可榮或不稱焉人指其名而疵議之適以名辱可不畏哉循初愚父子亦綴名於末書此以自警

僊遊縣廳題名記

林詡

嘗聞可以為而不為君子謂之矯夫題名有記所以記久明遠使後之人有所稽考此可以為之事而吾為之何矯之有可以為而不為人將以苟簡而議我矣縣額改創自唐天寶迄今淳熙踰數百年尹是邑者不知其幾人其間寧無高見遠識之士皆略而不問豈以姓名為不足紀耶抑以其無關於治體耶大抵人情樂因循而務苟簡環百里之事而叢於令尹之一身耳目紊於應接精神疲於簿書窮日之力有所不給何暇屑屑於姓名之末噫是記何時而可立也盍亦知古人所以立記之意令其賢耶斯民愛之載之殆有不能自已異時閱記見其姓名則再拜而言曰此吾邑之賢令尹也令不賢耶斯民厭之惡之異時閱記見其姓名則指而斥之曰爾何為者哉高掛姓名於壁間以遺無窮蓋是記之立不為無補於風教也雖然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聽訟臆決稍得理者以為循良一不快意則以為盜跖是記不立亦慮有以議其後者胡不返觀內照果無慊於心無負於民則人將鏤肌不忘雖強暴之男不能無怨望於名伯無害其為甘棠之思果於心有慊於民有負則人將刻骨相尤雖分曹植黨高自標置而拙惡之跡已若泥中之鬬獸何可掩哉余濫此備數首尾兩

載固不能振厲風俗采輒為矯激之舉亦不能交通貨賄汙為
卑汙之習小心敬畏行其所無事而已後之人閱是記見姓名
目之曰循良指之曰盜跖皆瞭然在心目之間余何懼焉宣和
以前歲月綿遠不可考究自宣和以後凡得二十有四人或有
鄉貫而無到罷月日或有到任月日而無得替月日若鄉貫到
罷月日俱全僅得數人皆類而書之以示方來云淳熙三年九月日立

右縣廳題名記昔令尹林公子肅所作也今令尹許子楊諛以
重寫復博訪宣和以前作是邑人名未經登載者得二十有八
人併刻于後是舉也許公身居是官而不忘前人文采又高而
重於改作其篤厚之情於此可見喜而為書嘉定十二年三月
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清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陳讜記二十有四日太中

僊遊縣廳題名記

縣丞古之有特廢置不常徽宗即位之明年慨然患農業未勸
命天下邑無大小皆置丞以農田水利為職行之未數年議者
欲省冗員遂罷之既而吏部銓注不行未一二年復置建炎初
始以萬戶為上存留小邑復罷故令與丞皆為京朝官窠闕此
其始也丞與令資序雖同實令之不得預縣事亦勢當然韓
文公為例以嫌不可否事勢反出簿尉下然則自唐以來已如
此今所至令與丞皆協和者百無一二亞卿紹興庚申冬領是
職行將受代而上下初無間言者無他亦知其勢也大抵和而
能忍寬而有容靜而不惑明而勿察守斯言得以安其職矣前
後相承並無題名記按縣官到罷雖有籍亦難檢尋乃於舊稅

籍中得其前任官位姓名紹興以後五人始得其到罷日月以是時舊吏尚存可詢而知也紹興十二年左朝奉郎仙遊縣丞陳亞卿撰

丞廳承題名肇端於紹興增廣於淳熙其來也遠雖有鋟梓而附于壁泥塗則易蠹久而委之地寶祐丙辰僑交事之明年也搜得舊記字謾難讀迺命工重刻以石址之置于廳左庶幾視職目擊乎古人之賢政有餘師矣迪功郎興化軍僊遊縣丞陳僑題記

僊遊縣主簿廳題名記

姚珪

官無崇庳所行皆政事無鉅細所用皆學簿之職雖稍庳然佐縣聽治於民尤邇朝廷以待初筮士大夫以試入官得其人則簿書正而賦役可平否則漫漶無所稽校而奸弊因之民始有受其病者僊溪據莆上游戶口蕃庶視莆之三縣為壯賦入之須率郡所御文書出委而簿正之事益勤前後居是官者多以才見而壁記獨缺延平林君度慨然問焉迺訪諸故實僅得十有四人授僕為之記僕與林君同同桑梓且託嘗僚所不敢辭竊以謂簿微秩也初官也政以為行學道以守官不敢簿其微而忽其初九仞之基起於累土萬里之行察於發軔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初之不謹則餘無足觀者矣世之論士夫者每於此乎占終其賢耶則曰是為初官已有可稱其不賢耶則曰是為初官已無善狀賢不賢之辨判然於入政之初可不勉歟林君謹厚純實故樂以是告使訂諸來者不獨以書其去來之歲月云

寶慶二年仲春朔日立

僊遊縣尉廳題名記

陳讜

僊遊視諸縣爲壯其地西北接泉福南距大海舟車交湊盜賊多有地大事繁尉之職爲難非有才識莫稱厥官今尉僊邑莅事年餘吏畏民服桴鼓不鳴田里帖然迨以隣火不戒延及南亭因葺新之顧左右問曰此廳有記否皆對曰無於是詢訪故老得前人姓名十有九人并得其歲月一日過訪老朽坐定有請曰凡天下官廨無小大皆有壁記敝廳獨無敢以諉長者僕以老辭以獲退而思之曰吾邑尉職誠不輕向來歷此官者不少或用賞改秩而升王官或而去此後官至牧守又有身爲名卿今持節于外者前後相望而廳壁無記何哉豈以初筮秩卑在丞簿下不屑爲之耶抑當官之日事緒倥偬不暇及之也耶清源莊君夢說生長甲族問學家傳乃不畀厥官究心職業復來前任人名氏具見於記俾後來者有考可謂志於事功者矣推之他日信未易量廳在縣治之西南隅熙春有臺屹立其西見山有樓翼然其右古木蔽虧面勢奕塏所建歲月不可致詰姑見其嘉定十年四月十有二日立

僊遊縣學進士題名記　蔡襄

閩粵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亢聲名爲世所貴重後有慕詹者繼以仕進及五代亦世有人焉然文章愈衰簿無能與詹比者宋興復以文辭官人四方學者緬然而起其以名聞南方者鄭成之其尤者也爲道專一使詹者存或有所推以先之其餘爲名進士歷顯官日益加衆興化軍屬縣三僊遊纔爲中縣然鄉閭幼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歲時即先生

舊德以指授經術其爲詞章相與講導鍛成一律進取科第若
逢之蒙之射陶朱之賈其失中而莫售者鮮矣每朝廷取士率
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絶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然
古之仕也取人後之人也求仕取人者宜而器之行與能前仕
而可知也求仕者惟其才與科合則中焉行與能仕而後知也
夫學者豈特屬文辭苟仕宦哉是必先乎己立而後澤於人者
也開封掾廖君惠記縣之登第者姓名等級若年月日距今而
上斷某年以來俾刻諸石而植夫孔子堂之西偏來者得以嗣
而書焉余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摘名交議曰某者之爲
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缺而德信伸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
之爲人也其德不有加而其位過之或繆戾著焉信乎其非吉

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來觀也既獨其善者而病其不
善者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之人之指數吾名
猶吾之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歟廖君潔志尚古又務勉
人爲善將記以襄有鄉里之舊屬之俾序其事襄既道其所以
非敢專警於人亦將以自省云將仕郎福州懷安縣尉許頑書并篆額

蔡忠惠公序其鄉里之進士題名記詞語警拔頗關風教王元
之待涵院李泰伯袁州學二記世謂三絶景肅曩得之公集伏
而讀之未嘗不歎祇而竊嘆淳熙甲辰會宰是邑問其版刻曰
學廢而版隨之殆六十年學之修又五十年矣邑之擢上第者
日益盛第書之壁間景肅深懼夫鉅公名卿材大夫之姓字泯
焉而不傳越明年十有二月五日乃命工鋟板寘諸尊道堂且

詔來者嗣而書之以無忘忠惠公之志

承議郎知僊遊縣賜緋魚袋漳浦陳景肅謹題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二十八終